



· 少年文艺丛书 ·

野马驹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

野 马 驹

本 社 编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野马驹》是我社编辑出版的少年文艺丛书之一。本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寓言、童话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二十篇。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形式活泼，文图并茂，充分表现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它以反映儿童的现实生活为主，以塑造儿童形象为主，从不同的角度，向少年儿童进行品德教育、传统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可使少年儿童从各方面得到满足，受到启示，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对提高儿童的文化修养和学习写作也有好处。

野 马 驹

*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2插图 114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 R10333·43 定价 1.20 元



目 录

小 说

雪白的芍药花.....	辛显令(1)
百灵鸟的歌声.....	傅桂馨(21)
大槐树底下的风.....	张方文(33)
迷路的孩子.....	姜利国(43)
金 瓜.....	姜长柏(65)
野马驹.....	卢振中(85)
海中一日.....	文 河(111)

散 文

蘑菇云乡散记.....	韩英珊(128)
爱 鸟.....	韩 青(140)
一位教师的笔记.....	联 文(145)
苦苦菜.....	刘大卫(154)
在沙漠动物园里.....	李朝晖(159)
大象的坟墓.....	张国强译(168)

诗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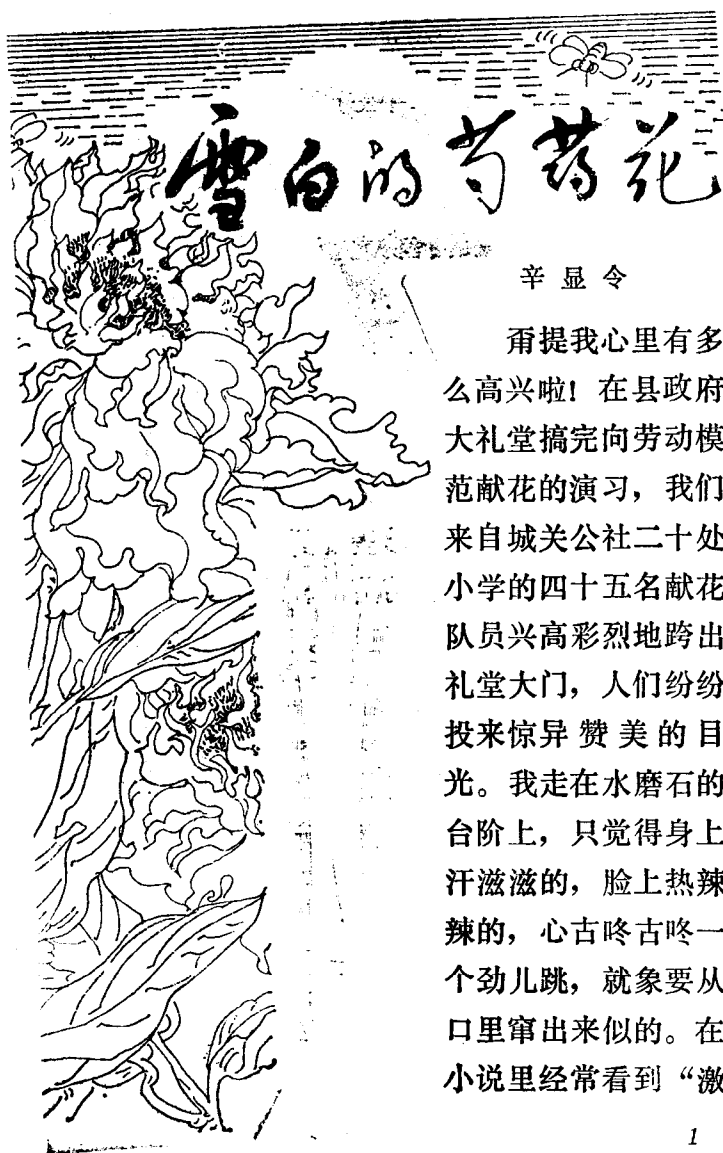
- 希望之歌..... 赵 伟(173)
我，想起了你..... 刘逢进(182)
晶莹的童心..... 雪 兵(188)
仿长颈鹿及其他..... 陈显荣(194)

寓言 童话

- 猎犬和母鸡赛跑（外一篇）..... 燕遇明遗作(196)
大树和大山石..... 鲁 芝(200)
童话二则..... 王 健译(202)

美 术

- 初春..... 宋守宏
插图..... 袁 晖 侯 滨
姜振民 赵镇琬
封面..... 袁 晖



雪白的芍药花

辛显令

甬提我心里有多么高兴啦！在县政府大礼堂搞完向劳动模范献花的演习，我们来自城关公社二十处小学的四十五名献花队员兴高彩烈地跨出礼堂大门，人们纷纷投来惊异赞美的目光。我走在水磨石的台阶上，只觉得身上汗滋滋的，脸上热辣辣的，心古咚古咚一个劲儿跳，就象要从口里窜出来似的。在小说里经常看到“激

动”这个词，大概这就是激动吧？明天全县劳模大会就要召开，这次当选的劳动模范，有培育高产玉米良种的科学家，有一年完成三年生产任务的炼铁工人，有含辛茹苦培养革命后代的老师，还有致富不忘济贫的农村社员……都是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是为党为人民做出特殊贡献的有功之臣。你想想，明天我就要代表全县三十万名少年儿童，踏着有节奏的音乐，阔步走到主席台上，亲手把鲜花献给敬爱的模范，心里能不激动吗？

表彰大会的会场是县长亲自安排布置的。他对我们献花队提出，献给模范的花必须是鲜花，最好是少先队员亲自种的、最喜欢最珍爱的鲜花。花种不分，牡丹花、月季花、山茶花、芍药花、地瓜花等，什么花都行；颜色不限，红橙黄绿蓝白紫，什么颜色都可。

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我拿什么样的鲜花献给模范呢？要说我心中最喜欢、最珍爱的花，就是俺家院子里那丛雪白的芍药花。不仅我喜欢，妈妈更喜爱，就是连俺双目失明、两腿瘫痪的奶奶也喜爱。几年来，我经常和妈妈为白芍药浇水、施肥、打药、灭虫。开花了，碗口大的花朵，白得似雪，香得醉人。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总要把鼻子靠在花蕊上，象小蜜蜂采花粉一样，吸个饱，闻个够。天热了，我和妈妈用木杆扎个架子，上面盖上帘子，给白芍药挡日遮凉。天冷了，我

和妈妈用干草把枯萎了的根茎严严实实培起来，防冻御寒。白芍药成了全家的活宝贝，妈妈的心尖子。妈妈拿着白芍药比拿我都要紧，不管谁折断一个叶子，掐掉一枝花，她就要发怒，就要和谁拼命。

记得我五岁那年春天，白芍药开花了，院子里雪白一片，清香扑鼻，引来成群的蜜蜂围着花朵纵情唱歌，轻轻地落在花瓣上，悄悄地钻进花蕊里，采集花粉；引来彩色的蝴蝶，围着花朵翩翩起舞，用两根长须轻轻触动花心，吸闻香味。妈妈下地干活去了，奶奶坐在炕上掐草编。只有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观赏盛开的芍药花，听蜜蜂唱歌，看蝴蝶跳舞，玩得真痛快。

我跑进屋里告诉奶奶，芍药花开得象个大雪球，好看极了。奶奶笑着摇摇头，说她眼睛看不见。我告诉奶奶，小蜜蜂叫起来象唱歌。奶奶又笑着摇摇头，说她腿瘫下不了炕，在屋里听不见。我灵机一动，跑到院子，掐了两枝最大的芍药花，插在两条小辫上，脚步又轻又慢地走进家门，想把蜜蜂引到屋里，唱歌给奶奶听。可是讨厌的蜜蜂不听话，我进来出去，出去进来，连走了五趟，一只也不跟我进屋。我急得手心出了汗，气得两眼冒火星，拿起一把扫帚，打蜜蜂，扑蝴蝶，胡打乱扑一通。蜜蜂飞走了，蝴蝶飞走了，妈妈回到家里。我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委屈地哭了。

妈妈放下锄头，不抱我，也不哄我，两眼直直地盯

着我头上的芍药花，生气了。她火刺刺地质问我：“谁给你掐的花？”

我抬起头，看看妈妈气鼓鼓的面孔，心里很害怕，赶紧把花从头上摘下来，恐惧地小声说：“我自己掐的，带在头上引蜜蜂。”

妈妈将花一把夺去，朝我的腮上打了两巴掌，批评道：“不听话的孩子，我掐破耳朵嘱咐你，芍药花只能看，不准动。你就是记不到心里去！”

我只觉得腮垂又疼又麻，心里屈得荒，放声哭起来。

奶奶在炕上敲打着窗户给我讲情了：“别打春风了！那是我让她掐的。”

妈妈最听奶奶的话。奶奶一讲情，妈妈就不打我了。她进屋找了个空瓶子，装满凉水，把两枝芍药花插进瓶子，放到自己的房间里。晚上，我钻进



被窝睡觉了，妈妈呆呆地守着瓶子里的芍药花出神，坐到深夜不睡觉。我真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对白芍药有那么深的感情呢？我问过她四次，她都是光摇头，不说话。没办法，我只好去问奶奶。

奶奶把我抱在怀里，理着我的头发，仰着脸，皱着眉，想了老半天，才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很早以前，咱们家院子里就有许多白芍药，那是当年你爷爷随大军南下去支前，从杭州捎回苗子栽的。他说，白芍药叶绿花白惹人喜，根是药材能治病。你爹小时候整天跟着你爷爷修理白芍药，又浇水，又施粪，亲得入了迷。白芍药越繁生越多，不几年就长满了院子，秋天疏出根，能卖上百块。可是后来……”说到这里，奶奶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不言语了。”

我追问：“后来怎么样了？奶奶，你说呀！”

奶奶气愤地说：“后来出了红卫兵，冲进家里，抽袋烟工夫把白芍药薅了个溜溜光，全家人疼得一天没吃饭。再后来，你爷爷去世了，你爹长大了，你妈来到咱家里。一隔四五年没见到白芍药花。到了闹地震的前一年春天，你爹到老远老远的地方修水库，从一个房东家里看到了白芍药，要来了根苗。他刚拿回家的时候，只有指头长的一块小根，两个小芽。你妈和你爹商议了半天，一个刨坑，一个浇水，又说又笑地把它栽到院子里。

“第二年春天，芍药发芽了，分枝了，长高了，开出第一枝雪白的花。你妈喜得合不上嘴。你爹挖水库不在家，你妈抱着你一天三遍跑到村头等你爹，盼你爹，盼他回家看看亲手栽的芍药花。等呀，盼呀，盼呀，等呀，六月十七日这天夜里，天下着大雨，突然水库上来了电话，说你爹得了急病，住了县医院。你妈慌了，急了，伞没打，苇笠没戴，把你塞到我炕上，立即去医院看你爹。一路上，又是雷又是闪，又是风又是雨，十五里路走了大半夜。当她赶到医院的时候，你爹已经咽气了……”

奶奶说到这里，凹陷的眼窝里泪水涟涟。她停了一会，抽泣着告诉我，“第二天清早，你爹的尸体就运到家里。你妈一头扑在炕上，昏过去了。我眼睛看不见，只能摸你爹，摸摸他的脸，脸已经冰凉了；再摸摸他的手，手已经僵硬了，拳头握得登紧，怎么也伸不开。我摸呀，摸呀，最后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高粱面窝窝头。和他一起出工的人说，那是你爹舍不得吃，省下来，准备带回家给咱俩吃的呀……”

“你爹的尸体埋了以后，你妈不哭也不说话，两眼直直地看着院子的白芍药。刮了一宿大风，下了一夜暴雨，芍药的叶子断了、花落了。你妈把落在地上的花瓣扫起来，把折断的叶子剪了去，把冲出土的根培起来。从那以后，她每天给芍药浇一次水，比管理地里的庄稼还

上心。你妈尽心尽意地守留着白芍药，大概是当作对你爹的想头吧！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明白。”

我问奶奶：“爹和妈为什么偏要栽棵白芍药呢？”

奶奶摇摇头，叹了口气，又说：“谁知道呢！为了这棵白芍药，村里人背后唧唧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你爹是叫白芍药花妨死的，要保家中平安，就得把白芍药除掉。”

我问：“白芍药花真的能妨死我爹吗？”

奶奶又气又恨地说：“全是胡诌八扯！你妈听了以后，肺都气炸了。你妈说得好，神不灵不能怨庙前长草。你想想，那时候整天胡闹腾，今日批，明日斗，今年挖水库，明年改河道，地里光长草不长粮，家家户户穷得叮咣响。象你爹那样五大三粗的棒汉子，白黑在水库上推车子，一天才分一斤票的高粱面窝窝头，身子虚，营生重，饿了没的吃，病了不能歇，病得实在不行了，才往医院送，什么人折腾不死呀！要是白芍药花能妨死人，咋不把我这瞎了瘫了的老婆子先妨死呢，单单妨死你爹……春风呀，我想起你爹口袋的那块高粱面窝头，心里就难受呀……”奶奶越说越伤心，抱着我哭了大半天。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掐过一枝白芍药花，没摘过一个叶子。妈妈爱白芍药，我也爱白芍药，因为我最亲妈妈。我经常和妈妈一起浇水，施肥，一起赏花，一起闻

香味。把白芍药看成是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财宝，谁要糟踏它，我就和妈一起跟谁拼。

我妈叫尹淑煌，个头高，皮肤白，两道眼眉又黑又弯，全村的媳妇没有一个比得上妈漂亮（这是别人议论的，不是我替妈吹乎）。奶奶常对我说，妈人好命不好。我三岁那年，爹得暴病去世，妈一个人拉着我，伺候着双目失明、下肢瘫痪的奶奶过日子。那时候妈才二十七岁，和俺刘老师现在的年龄一样大。刘老师刚结婚呢！妈脾气急，干活快，心很软，眼很硬，爹去世九年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事、倒霉事，她从来不低头，不弯腰，不流一滴泪。在外边干活、开会，她总是乐呵呵的，看不出一点愁容。只有回到家里，才独自一人蹲在芍药花前默默地思索。想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问她，她也不说。似乎只有白芍药知道她的心思，能给她办法，给她力量。

前年春天，队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土地包到户耕种。村里不少人担心俺家干不了。一些歪歪心眼的人放风了，说什么如今不喝大锅汤了，不养白吃饭的了，尹淑煌一个小寡妇拉着一老一少，不赶快改嫁，不饿死也得累死。一个外名叫“臭豆腐”的大队干部叫得最响最难听。这家伙家无老少，光棍一条，当过大队的治安主任，民兵连长，如今在大队管副业，又奸又滑，又懒又馋，三十五六了，也没说上个媳妇。听邻舍大娘说，他

老早就在俺妈身上打主意，俺妈不理他。现在，他又借土地包产到户，俺家没有男劳力种庄稼，一天三时跑到俺家串门，千方百计逼俺妈嫁给他。俺妈撵他，他不走；骂他，他臭笑。俺妈是个有志气的人，肚子里憋着一口气，越说俺没法过，她越要过出个样子来，越逼她改嫁，她越是不走。

俺妈从小会做豆腐，承包了队里的豆腐坊，俺家成了做豆腐的专业户。推磨、做豆腐，进城卖豆腐，全是妈一个人干。我用圆周率计算了推一个豆腐走的路程，再加上卖豆腐走的路程，妈每天光走路就是六十多里，早上晚上还要种三个人的口粮地，整天累得她腿疼腰酸。可是，她不说半句草鸡话。

“臭豆腐”当面捧俺妈，背后就冷言恶语臭俺妈。他给俺妈起了一个外号叫“豆腐西施”，说俺妈又卖豆腐又卖身。还说俺妈的豆腐又苦又酸味不正，一心想搞垮俺妈的豆腐坊。奶奶替妈担心。我为妈着急。可妈一点也不在乎，头一仰，胸一挺，说：“怕什么！听蝼蛄叫就不用下种啦！”她照样做豆腐，卖豆腐，并且还穿上了白色的工作服，城里人问她哪儿的豆腐，妈就来个反话正说：“龙脑大队‘豆腐西施’的豆腐。”因为妈的豆腐质量好，卖豆腐态度和气，价钱便宜，买卖公平，受到用户的欢迎，在县城占了头份。一提起“豆腐西施”就知道是俺妈，一说“西施豆腐”就一销而光。

“臭豆腐”给俺妈起的外号，成了俺妈豆腐坊的雅号，买卖越做越兴旺，豆腐坊成了俺妈发家致富的摇钱树。家里的钱比过去多了，地里的庄稼长得也比过去好了，气得“臭豆腐”两眼瞪得一般大。但是，不管怎么忙，妈仍然没有忘了给芍药浇水，施肥。

豆腐坊开张半年多，西邻家一个叫南河的大叔从东北回来了。他是前些年从水库工地上跑到东北去的，听说如今家乡包地了，日子好过了，想回家安居乐业种庄稼。他回到龙脑，正好遇上大队书记进党校学习不在家，“臭豆腐”几个人说他是外流户，回来也不分给地。他好话说了多少回，就是不行，气得眼珠子都发了红，张罗着要卖掉三间祖传的草屋去东北，发誓死也不回龙脑了。我妈很同情南河大叔，为南河大叔鸣不平，多次登门劝他留下来。妈说：“天无绝人之路，没有地和我一起合伙做豆腐，一样挣钱吃饭。”南河大叔三十五岁了，光棍一人，不会说，不会道，老实得象截木头，高兴了，光会咧着大嘴笑；生气了，大眼一瞪要拼命。他见妈真心实意地留他，感激不尽，表示不去东北了，和妈一起做豆腐，妈叫干啥就干啥，钱多钱少不计较，能吃上顿饱饭就行了。

我妈添了好帮手，做豆腐增加了劲头，原来一天做一个豆腐，现在做两个，多的时候做三个。南河大叔挑水，推磨，帮种我家的口粮地。我妈做豆腐，卖豆

腐，包着两家的针线活。不管挣多少钱，妈都是一分为二，给南河大叔一半，自己留一半。南河大叔死活不要，妈说啥不让，两好合一好，越干越好，半年的工夫，俺家就攒了一千五百多块。买卖越兴旺，挣钱越多，妈妈对白芍药管理得越上心。奶奶打趣地说：“咱家的白芍药是棵神花，豆腐坊全靠它保佑。”

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灯下写作业，妈和南河大叔忙着做豆腐。妈打开豆腐锅盖，一股香气腾空而起，她舀出一碗豆腐脑，倒上两勺细白糖，送给奶奶。每做一锅豆腐，妈都要给奶奶舀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让奶奶吃下去保养身子。妈又舀一碗给南河大叔，南河大叔说啥也不喝。南河大叔端给我喝，我也不喝，因为我见妈一次也啥不得喝，留着做成豆腐好卖钱。这样，我们三人推来让去，谁也没有喝，最后又倒进豆腐锅里。

妈做上豆腐，借着我写作业的灯光给南河大叔缝一件衬衣。南河大叔拾掇完营生刚要走，妈拿起做好的衬衣一抖，对南河大叔说：“兄弟，穿上试试合身不合身。”

南河大叔咧着大嘴笑了笑，象个小孩一样，羞羞答答地穿上新衣裳。妈围着南河大叔转圈端详，拽拽衣襟，提提衣领，直到自己称心如意了为止。

南河大叔感动地说：“嫂子，我赤手空拳从东北跑

回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收留了我，管我吃饭，管我花钱，还管我穿衣裳。我……我说什么好呢！”说着往下脱衣服。

妈挡住南河大叔：“别脱了，穿着就行了。以后有钱了，单的棉的，要多做上几套。如今政策好了，只要肯舍得花力气，要啥有啥。听说支部研究了，秋后就分地给你。你攒点钱，把房子翻新翻新，置买一些农具和家具，合适了再找上个做饭的。叫那些近视眼、老花眼瞪大眼珠子瞧一瞧，南河富起来了！”她越说越兴奋，我越听越有滋味，竟然忘了写作业。

南河大叔十分激动地说：“我……我……嫂子，我全靠你呀！”

妈说：“以后可别这么说了！你靠我，我靠谁？咱们是鱼帮水，水帮鱼，互帮互助。没有你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我那八亩口粮地，早就变成茅草荒了。”

南河大叔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嘴一张一合，说不出话来，含着泪珠回家了。

妈送走南河大叔，催我躺下睡觉。我刚躺下，妈就灭了灯，到院子去了。我悄悄地爬起来，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偷偷朝院子观察，见妈蹲在芍药旁边沉思。皎洁的月光下，芍药花开得又白又亮，楚楚动人。妈妈手弄花朵，看着、闻着、想着，一动不动，就象一尊雕塑的女神。当白芍药一年一度开花的时节，妈妈总是这样，